

朝花夕拾

## 爱在深秋

## 守护

◎谢佳

小的时候我常听父亲讲，奶奶因病过早离开人世，爷爷靠着几亩薄田，把大伯和他拉扯大。他俩成家立业后，爷爷却独自在家，无人陪伴。考虑到爷爷的身体状况，哥俩将爷爷从乡下接到城里。

在城里闲不住的爷爷，让父亲在附近的工地给他找了份看大门的工作。爷爷对待工作很认真，工地进出的人员和车辆，他都认真检查、登记，用他自己的话说，“做这份工作，咱就好好做，不能大意”。有时候碰到半夜进出的人员和车辆，爷爷也马上披上衣服打起精神，丝毫不懈怠。认真的爷爷甚至都没清过假回趟家，父亲经常下班后去看爷爷，帮爷爷做饭、换洗衣服。周末我们也常去看爷爷，每年的节假日我们一家都会在工地陪爷爷过。每换一个工地爷爷就搬一次家，工地上发工资的时间不确定，经常三五个发一次，每次拿到工资，爷爷总会把我们几个孙子叫到一起，给每人一些零花钱，让买学习用品和零食。有段时

间母亲住院了，父亲在医院忙着看护，好几天没去看爷爷，也没告诉爷爷母亲生病的事。爷爷等了几天不见我们去，跟着工地上的车回来了，进门就把积攒半年的工资交给了母亲。望着爷爷匆匆离去的背影，酸涩和感慨涌上我们心头。父母让爷爷把钱留下买点吃的、用的，爷爷却说：“我留的够花，你们用钱的地方多。”任谁都知道，爷爷是大节省了，对我们总是毫无保留付出了所有。

一晃十五年过去了，以前围坐在爷爷身旁的我们都已长大，我和弟弟也已参加工作。爷爷年事已高，身体也大不如前，生活起居都由母亲照顾。父亲深知爷爷不易，周末不是带爷爷品尝美食，就是带他出去散心、听戏。近年来，爷爷由于患病记忆力下降很快，话语越来越少，步履日渐蹒跚，身子也逐渐渐瘦，听力更是大不如前，经常会认不出我们。自从搬到新家，爷爷时不时会给我们一次“惊吓”。有一次，母亲帮爷爷收拾好衣服，

带着他出门散心，爷爷扭着头东瞧瞧、西看看，在小区的花园里坐了下来。母亲到附近的市场买菜回来时却发现爷爷不见了，父母亲发疯似的在附近的饭店、市场各处打听。那晚，他们彻夜未眠，第二天一大早，父亲就报警了，警察在附近一处偏僻的小树林里找到了爷爷。当时他趴在地上，满身是土，旁边还有半块烂西瓜。当时正值盛夏，爷爷头部、胳膊、身上被蚊虫叮了好多包，看见我们，他支支吾吾地说：“我给元元买了他爱吃的西瓜。”听到爷爷这样说，我心里的酸楚油然而生。尽管他越来越健忘，但却没忘记孙子爱吃的西瓜。

年轻时的爷爷，凭借自己的微薄之力，辛勤守护着子孙。而现在，父母亲扛起家庭的重担，守护着爷爷和子女，为我们撑起一片天。我想，这就是亲人之间的守护，是他们带给我们无形的力量，影响着我，鞭策着我。

如今，我愿扛起重担，守护在你们身边。

## 公公爸爸

◎杨岚

那天我正在接待病人，接到公公打来的电话，说外面雨大，给我送伞来了，让我下楼取一下。

我抬头望了一眼窗外，雨果然下得挺大，心里顿时感觉暖暖的。接完病人我急急匆匆下楼，在楼下拐角处看到了公公，他手里拿着伞，站在那里等我。

我赶紧跑过去接了伞，说也许雨一会儿就停了，何必劳驾跑一趟。公公笑着说，本来想给我送到科室，但出门急，忘了戴口罩，不好意思进门诊楼。

我站在原地目送他离开，心里忽然涌起一种感动。自从爸爸走后，他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能称作爸爸的人，这些年，他也一直在以爱女儿的方式关心着我、呵护着我。就在我转身的瞬间，看到他远去的背影晃来晃去，步履有些蹒跚。他可是一向身子骨硬朗，走路步子大，快得我和老猫都赶不上。

记得两年前带公公与婆婆去北京，公公总是自顾自地走在我们前面，遇到拐弯就自然拐，也不管路对不对。他耳背，喊他又听不见，老公常要跑着追上去，将他拉回来。老公开玩笑地说：“快八十岁的人了，跑得人拉都拉不住，我看以后出门得给他手上栓根绳子牵着，不然他乱跑！”公公听了后也憨憨地笑，虽没说话，但看得出他心里高兴。

而那一刻，望着公公的背影，我心里忽然感觉酸酸的，公公老了。

是啊，公公老了！他已经八十有余了，我们却从未意识到他的年迈。

中午下班回家，我问公公腿怎么了，他说没啥，前几天不小心摔

了一跤，不要紧。外伤，能走路，应该没什么大碍，我又没在意。晚上带他吃饭，回来的路上，走在他身后，上楼梯时才发现他步子很是不稳，晃得厉害。我问他腿是不是很严重，他这才告诉我，疼了有段时间了。我们居然都没看出来，在我们面前他总是扮演着坚强。

公公婆婆这些年从没过过什么大病，每次住院，都是同一个病因——摔伤。记得几年前，一次公公摘葡萄时，从凳子上摔下来受了伤，好久不能痊愈，经历了几次手术。那一年我恰好也生了病，婆婆在西安给我们管孩子，老公因工作忙，有时还要出差，我与公公相互照顾。有趣的是，每次，我好些了他就严重，我严重了，他却好些了，刚好都能彼此照顾。

公公自觉担负着家里做饭、打扫卫生的家务，有时候我上班走得急没叠被子，回到家发现，被子叠得整整齐齐，床铺也收拾得干干净净。我因职业病“网球肘”，胳膊疼得拧不干毛巾，他把艾蒿搓成捻子给我做艾灸。而他病时，我给他扎针输液；他发烧时，我给他煮姜汤，驱寒降温。

公公是退休教师，虽不善言辞，但为人善良真诚，是远近闻名的好人。公公平时喜欢伺弄花草，对待花草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精心，老家就像个花园，一年四季，处处可以见到花开，我们因此都更爱那个家。

去年爸爸去世，我在回家途中接到公公打来的电话，他满含关切，劝我不要过于悲伤。听到他的声音，我忽然感觉无比亲切，忍不住失声痛哭：“爸！今后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我就只剩下您一个爸爸了……”

## 母亲的的味道

◎徐婷

家永远是精神的寄托。在外工作，每当感到疲惫时，我就选择休假回娘家。只要回到母亲身边，整个人就彻底轻松了，心情好了，睡眠都好了。

母亲虽然只上过小学一年级，但她通情达理。上周末休假回到家里，睡前她再三叮嘱：“明早别急着起来，回来了就多睡会。”

第二天一大早，我还在睡梦中，就被一阵急促的风箱声吵醒了。按亮手机一看才凌晨5点，外面的天还是黑的。而此时厨房里，父亲一定在拉着风箱烧火，母亲给我张罗早餐。听着有节奏的风箱声，让我不禁想起了许多童年往事，那个缺吃少穿的时代，日子虽然清贫，但却被母亲的疼爱之情包裹得严严实实。

母亲一生节俭，看到我们浪费粮食时会立即沉下脸训斥：“快捡起来吃了，不敢浪费粮食，浪费了‘呼噜爷’抓头呢。”后来我上学了，知道“呼噜爷”根本就不存在，但我

明白这是母亲用她朴实的方式教育我们珍惜粮食。

那时候，农民只能靠天吃饭，我们家人口多，地里收的粮食除了交公粮，也就所剩无几了。家里一天三顿基本上吃的是玉米糊糊或白面条，面条上顶多撒点干辣面。一年到头见不到油水，我和哥哥们总是感觉吃不饱。为了能给我们解馋，过一两个月母亲就给我们做顿面皮改善生活，但每次为这事总会和父亲拌几句嘴。父亲认为做一顿面皮的面够吃几顿面条的，所以那时家里吃面皮的次数是有限的。

母亲很会持家，每年刚割完麦子，她一大早就提着蛇皮袋子出去捡麦穗，前两天不用跑太远，十点多就能捡回一袋子。当周边的麦地被村里人“扫荡”得干干净净后，母亲就一个人走到十多里外的祝家庄去捡，到中午十二点才能赶回来。一周下来也能捡一袋麦粒，母亲用这些麦子磨的面粉给我们做面皮。

“呼嗒、呼嗒”的风箱声慢了起来，听着厨房的动静，我可以清晰地想象母亲忙碌的身影，昏面糊，倒面糊，提出来凉凉，然后再放另一个锅里烙。母亲消瘦的身影总是很敏捷，繁琐的工序在她手里忙而不乱。五分钟一张面皮就成了，放在案板早早铺好的蒸布上，完全凉后切浇上汁子就可以吃了。

现在我们兄妹三人都已成家立业，但周末都要抽空回家，母亲会提前一晚准备第二天的吃食。比如清香的荠菜饺子、散发麦香味的油饼、黏糊糊的糝子面……但熟知我们口味的她做得更多的是蒸面皮，前一晚洗好蒸面皮的面水，第二天一大早起蒸，等我们起床，美味的面皮和苞谷糝都已经上桌了。

如今我已步入而立之年，每每吃面皮时，就会想起老家的母亲，但总觉得母亲做的味道最香。因为我深知，母亲的面皮，除添加了油盐酱醋，更多的是浓浓的母爱。

## 融入心灵的父爱

宝鸡长岭中学高一年级 黄思逸

“起床了！起床了！”父亲浑厚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，看了看墙上的钟表，我一下子从被窝跳了起来，像热锅上的蚂蚁急得团团转——作业没写完，距离上课时间也只剩二十分钟了。

父亲看向焦急的我，“我送你。”他要送我？他不是很忙吗？那他会不会因送我而上班迟到呢？父亲的眼神里充满了慈祥和坚定。他坐上电动车，肥硕的身体把车子压得吱吱响。他载得动我吗？我心里忐忑不安。

紧紧抱住父亲，我的整个脸颊就贴在他的背上，蓝色工作服隔不住他脊背传递给我的温暖。凉风从我的裤腿间入侵，我不禁打了个冷战。

“你冷不冷？去学校记得别脱外套，拿保温瓶接点热水喝，别忘了吃药，明天穿个厚点的裤子。”“知道啦，知道啦。”我不耐烦地回答。

看着路上正在走路的同学，我窃喜，他们都没有我这样的待遇，我嘿嘿笑了出声。“笑什么，在学校里可

要严肃点，认真严肃的人才能成大器。”父亲为什么总是这么唠叨呢？我心里想着。

“哎，到了，赶紧上课去吧，别迟到了。”我下了车，慢慢往前走，转头发现父亲还在原地，满是皱纹的脸朝着我的方向，憨憨地笑着。

我挥挥手，示意他离开，他点点头，做出喝水的动作，我点点头。突然间，我的眼睛像是在灼烧，我转过头去，巨大的泪滴滴在手上，我好愧疚，原来他深沉的爱就融在我不屑一顾的点点滴滴中。他盼望着我能成才，不惜用十几年的时间培育我、教导我，可我却总嫌他烦。

我看向前方，坚定地朝学校走去。这融入内心的父爱，我要用我的努力来偿还，用结果来报答。深秋似乎也没那么冷了……

## 送女儿上学

◎李云天

女儿结束了她的中学时光，考入内蒙古一所高校。可以说这是女儿成人后自己做的第一次选择，我觉得必须尊重孩子。以至于很多亲朋都说我不负责任，一个女孩子，怎么可以让她去那么远的地方求学。面对这种说辞我无言以对。女儿是在我们的庇护下成长起来的，在我心里，让她去那么远的地方有所不忍，但我还是觉得，远点就远点吧，这是锻炼她的好时机。

在她开学之初，我和她妈妈进行各种采购。这一去，要在那个遥远的城市度过四年学习时光，衣服、电脑、箱包一应俱全，生怕落下啥东西。

女儿馋嘴，就爱吃她妈做的西厨伙食。于是她妈做了陕西的油泼辣子，炒了夹馍的辣酱，恨不得将各种佐料都给她带上，大大小小装了几大瓶。临出行前两天，女儿一个人回了趟老家，看望爷爷和奶奶。多年疼爱孙女的两位老人早早就叮嘱孩子走之前回去一下。爷爷说路途遥

远，担心她一个女孩子不安全，叮嘱我和她妈一定要送她去上学，顺便也出去散散心。

火车上，女儿情绪不错，也许是对即将到来的新生活满心期待，她开心地和我们说话，开心地吃东西，丝毫看不出有什么畏惧或胆怯，完全是一副世界任我闯的豪迈。这让我很是欣慰。

十多个小时之后，火车到站，出站测量体温、扫行程码，做完各种登记之后，我们进入了这个陌生的城市。一想到女儿很快就要离开自己，突然萌生出一丝伤感，这伤感彻底打败了初到一个陌生城市的新奇和喜悦。前往宾馆的路上，我感到步履沉重。

到了宾馆，我们再次仔细检查了女儿报到用的各种资料，检查了要带去学校的各种生活用品。看到一样也没落下，这才放下心来。那个夜晚，我们反复叮嘱女儿几个重要话题：“女孩子，一定得自珍自爱，必须和同学们搞好关系；要明白此

行的目的，就是来学习，就是来长知识长本事，与此无关的事少操心；不与人做物质上的攀比，多与人进行学习上的比拼，给的钱要省着花；搞清自己的兴趣和特点，多参与学校社团活动……”她也非常珍惜这样的机会，温顺地听着我们的絮叨，一点也没有表现出不耐烦。

将女儿送到校门口，由于疫情，家长们免进校园，只能和女儿在此挥手道别了。再次叮嘱女儿要坚强起来，接下来独立生活，要把我们的希望扛在肩上，努力奋进。女儿坚定地对我们，点了点头，然后就毅然拉着行李，跟着接待处同系的学长们进入校园。那一刻，隔着铁栅栏，感觉此刻女儿真的长大了，终于要离开我们的羽翼了，而我却没忍住，眼泪瞬间涌满眼眶……

新苗



本版投稿邮箱：  
bjrbwxzks@163.com